



天涯诗海

三月情歌

吕俊杰

三月,拔节的槟榔花 在山壑间繁盛 天空搁浅的云彩 直指三月的阳光 质朴的黎苗村寨 构筑成如画的早春风景

往事如歌 在船型屋檐下义无反顾 想不出留下的理由 盛开在三月的迎春花 在山头高歌对唱 唯有热带雨林间的穿梭 在及时雨到来时 将思念无尽地拍打

这歌唱的爱情 果真是你内心的激荡 停留在春天的依恋 果真是你情感的渴慕 盛开在这水中央 要不,这澎湃于心底的荡漾 怎会成为一种念念不忘

直到月上柳梢头 总无法明白 原本的美好结局却是一种开始

在时光轮回的滚滚长河中 那命运似船帆起起落落 依然执着的行程中 总能找寻到彼此归处

春分

(外一首)

桂林

暖阳在春风里打坐 花朵把笑脸举上枝头 一只风筝,把期盼的帆拉满

春风时节,耕作的人们 把歌声犁进田垄 几只布谷鸟,泄露了季节的秘密

细雨用一张网,打捞 落花的惆怅 几声闷雷,喊出天空的心声

有一缕清风,溜进窗子 唤醒困顿的稿纸 有哒哒的马蹄声,催促我抓住 春光的缰绳

倾斜的雨

倾斜的雨,淋湿了 春天的衣衫,淋湿了 多边形的心事

有远去的背影,化作湿漉漉的牵挂 有走向田野的脚步,踩醒 季节的酣睡 倾斜的雨,润泽了干涸的砚台 有一支生锈的笔,酝酿着新芽 一场及时雨,洗涤了 指向标的眼睛 一条小路,蜿蜒着眺望的视线 几声鸟鸣,给一幅雨景图 提神

百家笔会

喝酒的人, 淡淡想念

李 晓

人到中年,我对酒肉饭局的聚会,已大不如从前,没有了随时迈开脚步忘情投入的激情。甚至我与一些老友之间的往来,大多是在微信朋友圈里懒洋洋地靠点赞来勉强维系一下了,这友谊绽放的新芽啊,遇到枯木了。 有时我想,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除了亲人间血脉的凝聚,其他都

靠啥来保持呢?有一次我与几个老友相聚,发出薄凉的感叹,人到中年,很多人都走散了,不再需要刻意去追回,用网络语言就是要学会“断舍离”。我又探讨,人与人之间的往来,其实是靠利益的相互输送才能长久,物质利益,精神利益。有人问,啥是精神利益?我回答,就是彼此之间的能量互补传递,比如在一起有交流的放松愉快,让彼此的精神愉悦起来其实也是一种利益输送。有一段时间,一个朋友遇到了家庭的变故,常找我倾诉衷肠,寻找人生的解药。但后来,这个人失眠严重,三更半夜也给我打来电话,祥林嫂一般絮絮叨叨着灰色情绪,被他当成消极情绪的垃圾桶了,受他的干扰,自己的人生也快抑郁了。后来,我果断与他淡了往来。因为自己的人生,你得去负责经营,别人当个旁观者,偶尔扶你一把,或者会心一笑就算善待了。

这些年来,我与一些人来来往往的关系,其实说穿了,也就是面对面吞下几口老酒的关系。杯盘狼藉航筹交错以后,又等待下一次相聚。孙老大,算是与我喝了30多年酒的老友。我在县城一家馆子里,痛痛快快地喝下一大杯白酒,就是靠孙老大的拍手鼓舞,几口就豪情吞

下的。孙老大喝酒,更是歌直,他的喉咙如漏斗,一杯白酒被他咕咚咕咚吞下。有一次,我见孙老大连喝两杯高度白酒,他鸭子吞食一样,喉结急促地鼓凸了几下,他被呛得满眼是泪。但孙老大这个人好面子,他给自己打圆场说,遇见老朋友,心里激动,眼泪都情不自禁地流出来了。

我丝毫不怀疑孙老大对友情的看重,朋友间稳稳当当的友谊,都被他的仗义慷慨维持着。很多次喝酒,孙老大还没等我们喝完完毕,就假借上卫生间迈着踉踉跄跄的脚步去前台悄悄结了账。孙老大这个人在外面喝酒时,如遇到熟人,有端着酒杯提着酒瓶子到处敬酒的习惯,他走到别人酒桌上,一番绕口令似的敬酒词后,自己就先干了一杯。孙老大这种酒风酒品,在酒肉江湖里赢得了不少夸赞美誉。喝酒之人,只要大家一提起孙老大,就感叹,老孙这人啊,酒品好,人品好。

有次孙老大喝高了,他提着酒瓶,摇摇晃晃的脚步走到馆子的厨房里,他要给油烟升腾中忙着炒菜的厨子们敬酒,孙老大说:“厨子师傅们,你们做的菜很好吃啊,你们辛苦了!”一个胖厨子很受感动,端起一杯酒仰脖就吞下,胖子厨子说,他做菜这么多年,除了一家公司的董

事长有次吃喝高兴后到厨房来给他敬酒,就再也没第二个人了。

孙老大每逢喝酒兴起,就喜欢对人搂搂抱抱诉说人生。孙老大与熟人见面,还有一个拥抱的习惯。比如还在老远的地方,他见了熟人朋友,就大喊着名字扑过来,亲热地拥抱对方。我怀疑他患有拥抱症。前年春节,在一家不打烊的小馆子里喝酒,刚见面,孙老大就热烈地拥抱我,他说,兄弟啊,这春节,我就约了你一个人喝酒。也是那天喝酒后,孙老大从衣兜里摸出两张黑白照片,一个是他爸,一个是他妈。照片上,孙老大的爸神情忧虑,他妈面面相觑。孙老大跟我说,他7岁时死了爸,13岁时没了妈,长兄如父又如母,他拉扯着3个弟妹成家,而今弟妹们都在外地成家立业了,就他留在了本城。孙老大说,过过节啊,就特别想爸妈,他爸生前也喜欢独自喝酒,每逢喝酒时,爸就抓一把炒胡豆塞给几个孩子说,一边吃去吧。那见天酒,孙老大对我说,他这种见到熟人朋友就要拥抱的习惯,或许是一种内心的饥渴,如果不拥抱,就感觉皮肤干燥痒痒。我终于懂得了孙老大的内心。那一次酒后分别,我主动拥抱了孙

老大,很用力。

我还结识了一个爱好美食美酒的朋友老周。我与老周吃喝已20多年了,今天我请他吃鸭,后天他请我吃鹅。而今老周还常常在网上搜索美食地图,苍蝇一样,不知疲倦地往散发甜味的地方爬去。老周喝酒,几乎每一次都要喝高,有一次,他喝高了,在回家路上,遇到一家单位门前的石狮子,他凭着酒劲,一跃而起爬上石狮子,大声吆喝:“驾,驾,驾!”这个酒疯子老周啊,他幻觉中是把石狮子当做古代战马驱使狂奔。那天晚上,老周就趴在石狮上酣睡了一夜。

去年秋天,老孙因为胆结石做了一个小手术,我到医院去看望他。老周一把抓住我,眼泪簌簌而落。老周说,这些年啊,和他喝酒的人来来去去,有时感到特孤独,心里仿佛有个黑洞。我问为啥?老周感叹说,到我这年龄了,最后拼的是好身体,他准备戒酒了,好好养生,争取像他老奶奶一样,活上一百岁。老周的老奶奶,前年春节在家里洗了一次澡后,就安然离世了。

而今,像老周这样戒酒的酒友们,已越来越多了。在我从前的酒肉江湖里,让我们不在一起喝酒时,也淡淡想念一下吧。

美食随笔

白玉蟾与火锅

王振德

可以说,国人个个都是美食家。其他美食暂付阙如,单说中华美食烹饪方式之一的火锅,便可谓五花八门。至于其味穷海陆山空,香飘京沪津渝,庶几令举国上下垂涎欲滴,欲罢不能;更不要说其一锅集百珍,百锅调千味,委实让人唇齿留香,回味无穷。

中国火锅品种繁多,譬如,粤琼的海鲜火锅,生猛而鲜美;川渝的毛肚火锅,麻辣而滑嫩;京冀的羊肉火锅,肥腴而不腻。此外,尚有杭州的三鲜火锅、武汉的野味火锅、沈阳的白肉火锅等,也风味别具,为食客们所津津乐道。

笔者出生于京城边上,自打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大学毕业之后,便迷上了老北京的涮羊肉,尤其是其蘸料中的芝麻酱、韭菜花和豆腐乳,蘸肉食之,更是挑战味蕾的极限;八十年代后期,来海南工作后,又迷上了风行椰城的“打边炉”,一人一炉,吃得鲜香、卫生又颇具个性化。

近年来,我则对海南的糟粕醋火锅情有独钟。缘何?窃以为,它充分凸显了中华文化的杂糅性、兼容性,既有京冀木炭火锅的香咸,亦有川渝毛肚火锅的香辣;既有上海什锦火锅的香甜,亦有香港牛肉火锅的香醇,

而且兼具山西“老西儿”的醋味……

于是乎,在海南新春春雨天气的常态下,窗外细雨蒙蒙欲湿衣,室内炉火哔哔欲赤膊——一家人围炉而坐、围锅而聚,朝锅里倒上一瓶糟粕醋,待火锅沸腾后,珍饈美馔、七荤八素皆可入锅。如此大快朵颐,把盏守岁,欢声笑语;暖和而畅快,温馨又惬意,简直是神仙的年味儿。诚如三国曹植《七启》所言:“可以和精神,可以娱肠,此肴饌之妙也。”

那么,美味的火锅究竟滥觞于哪个朝代,又是出自于谁人之手呢?回答是南宋时期的白玉蟾。

且说宋高宗绍兴年间,在泉州晋江(今福建石狮),出了一位“吃货进士”林洪,他不仅擅长园林、诗画,并且对菜肴和食疗也颇有研究,著有《山家清事》(《山家清供》二卷,收录了诸多山珍野味与海鲜的菜品,以及其烹制方法,行文间涉及许许多多的掌故、趣话和诗文书等,内容丰富,涉猎广泛。林洪在《山家清供》的菜名“拔霞供”条目下,记述了他前往武夷山寻访“止止师”的趣闻轶事,读来令人捧腹。

有一年严冬,林洪前往游历武夷山六曲湖畔的桃源洞,且顺道去止止庵,拜谒止止师白玉蟾。岂料行至大山深处突降大雪,他就在一处断崖下



小憩。这时候,有两只野兔互相追逐,从悬崖上跌了下来,摔晕在他的身畔,此不啻于“天降美味”。于是他便将野兔装入褡裢,带去止止庵。见到白玉蟾,林洪不由得喜形于色,遂将这段趣事告知,并问如何烹制兔肉。

止止师告诉林洪:让先生见笑了,庵中寒素,四壁萧疏,烹饪简约,调料稀缺。故而,可以采用“庖丁解牛”之法,将肉与骨分离,骨头投入铜锅,用于炖汤;兔肉切成薄片儿,然后用酒汁、盐面、面酱、姜丝和椒粉腌制;然后各分以箸,宜夹起肉片儿在锅里涮烫,而后蘸作料食之。由此足见,这就是妥妥的火锅烹饪方式。

一番饕餮之后,林洪喜不自胜地记述道:“因用其法,不独易行,且有团圞温暖之乐。”他又说,大凡目不窥园的读书人,“嗜太学而清苦者,宜此山家之趣。”据美食学界行家考证,尽

管火锅历史悠久,而这有史以来史乘文牒之间,首例有文字记录可考的火锅。这“止止庵”“止止师”的雅号之由来,大概是受了陶渊明的影响吧?因为陶渊明曾赋《止酒》诗,全诗共有20联,每一联都有个“止”字。

拜别白玉蟾五六年后,林洪来到京师临安(今杭州),再次于文朋诗友的宴席上吃到火锅,恍然睽离止止师如隔一世,遂感慨系之,因赋诗一首,诗中有句:“浪涌晴江雪,风翻晚照霞。……醉忆山中味,浑忘是贵家。”故而,林洪给火锅起了一个十分风雅的名字“拔霞供”。

众所周知,白玉蟾,原名葛长庚,字白叟,如晦,号海琼子、琼山道人、海南翁等,是道教南宗五祖;也是海南的同乡人,出生于现在的秀英区石山镇典读村;他长大后游历四海,晚年长时间于武夷山“止止庵”修道,故人送雅号“止止师”。

乡村韵味

那些温暖心灵的野菜

刘奔海

初春时节,提个小筐,拿把小铲,去田野里挖野菜是童年最快乐时光。

忍受了一冬的冰霜严寒,在春风细雨的唤醒滋润下,二月刚过,那大大小小黄绿淡绿的麦田便一天天地改变着颜色,这便是麦苗的“返青”。麦苗返青,野草也争相从泥土里钻出来。

麦田里最常见的一种叫“麦蒿”的野草,这种野草叶片羽状,有着雪花般精美的纹理图案。我通过手机软件得知了它的名字——“播娘蒿”。《诗经·小雅·蓼莪》里提到的“我”就是这种野草:“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劳。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劳瘁。”抒发了诗人对父母生养之恩的无比感念和不能终养报恩父母的痛切之心。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说:“莪抱根丛生,俗谓之抱娘蒿。”《中国植物志》定名为播娘蒿。记得小时候没吃过这种野菜,大概是麦田里到处都是,人们对它并不在意,也可能是它有一股药草味。现在据说它身价倍增,不仅是一种很美味的野菜,还是一种药用价值很高的中药材。

荠菜是人们最喜欢挖的野菜。上学时就读过张洁老师的《挖荠菜》,文章开头就写道:“我对荠菜,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我觉得,那个年代的每个农村孩子都对荠菜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每次挖回来的野菜,母亲把它洗干净,和上一点面粉,蒸熟了,再调上盐、醋和辣子油,我们叫“菜馍”,那种美味,现在想起仍在舌尖上萦绕。记得有一年初春时节,父亲带我去看望他的一位生病的同事。中午时分,那位伯父家桌上桌的就是“菜馍”,我吃得津津有味。

除了麦田里的野菜,苜蓿也是我小时候常吃的野菜。那时,农村还是集体经济,生产队种了大片的苜蓿,主要用来喂队里养的牛。虽然有专人看管苜蓿,可没菜吃的村民还是会经常去偷摘。母亲常回忆起在我小时候,她们几人家相约着去地里偷苜蓿的事。她说那时候家里就娘儿俩,母亲每次都是把我哄睡着,然后再借着夜色悄然出门,可心里又总担心我醒来,因为让别人听到了,人家就知道她去偷苜蓿了……母亲讲到这些就笑了,可我能想象得到当时的她该是多么心慌啊。

江南韵

(外一章)

方华

江南是一首诗,它清亮的句子在溪流的吟诵里;江南是一幅画,它秀丽的色彩在花朵的描绘里。

江南是一把油纸伞,撑起一方丁香般的天空;江南是一条青石小径,蜿蜒蜿蜒,被露水打湿在游子的心中。

江南是朦胧的,像纤纤雨水里的一树梨花;江南意蕴悠长,以一湖清波写意山水。

江南拒绝直白,进入江南你要九曲回肠;江南像一场初恋,表达江南你要曲径通幽。

江南是一篇偶得的文章,漫不经心却巧夺天工;江南是一种意蕴,身处其境宛如行于梦中。

江南春

杨柳风,把一弯河水酿成琼浆,醉了一株桃花,斜倚在温润的石栏。

窈窕的女子,水边浣洗蓝布布的春天,玉手轻拧,就将湿漉漉的江南,晾晒在一缕金色的阳光上。

三只嫩黄的小鸭,是谁走失的小心思儿,谨小慎微地徘徊水湄,试探着,春天的深浅。

一叶扁舟,摇出水墨的渲染;游子小小的行囊里,装满泪水和诗句。岸柳在风中勾摹,写不出燕子的韵脚;雨声湿了梨花的衣衫后,青草漫过堤岸。

花窗后,谁把爱情锁起,让相思磨亮月光。当梧桐染紫石径,桥头的一把油纸伞,撑开了婀娜的夏天。

印象最深的还有灰灰菜,我们叫“灰条”。这种野菜炒着很好吃,长大后我再没吃过。前几年回到久不居住的老家,看到前后院子长满了这种草,快有一人高了。我掐了一大筐嫩菜,直接放锅里煮了。捞起来后,我大口大口地嚼着那没放调料的野菜,泪水禁不住流了下来,儿时的温暖时光瞬间回来了。